

潘洗尘诗歌

著

一生不可自决

也许会有暴风雪突然来临的日子

我相信那时

只有诗歌

才会与我相互抚摸 取暖……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不可自决/潘洗尘著.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5. 1

(龙江艺海丛书)

ISBN 7-80699-383-5

I. 一… II. 潘… III. 诗歌—中国—现代—诗歌集 IV. J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5910号

责任编辑 戴淮明

装帧设计 冯晓楠 刘汝鹏

· 龙江艺海丛书 ·

一生不可自决

潘洗尘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6号

邮政编码: 150040 电话: 0451-82159787

E-mail: hrbcbbs@yeah. Net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南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20×965毫米1/16印张13字数130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80699-383-5/J 15

定价: 260.00元 (全10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2159292

潘洗尘诗歌

一生不可自决

潘洗尘，196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兴安乡东风村。1986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天问文化传播机构（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董事长。

从1983年发表曾被《读者文摘》《中学生早读课本》等数百家报刊、书籍收录转载的处女作《六月 我们看海去》至今，二十余年间共创作并发表了诗歌近80首。诗作《饮九月初九的酒》2000年入选全日制全国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六月 我们看海去》2004年入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

诗人洗尘网站:<http://www.xc63.com>

清水洗尘论坛: bbs.xc63.com

潘洗尘在80年代很活跃，他的诗歌实践在同代人中具有代表性，而且在校园诗人中还是个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组织者。潘洗尘为诗不求数量，但诗的质地坚实饱满，在艺术上和那个时代的诗风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我读着潘洗尘的诗，想着那已经失去的日子，想着那令人难忘的充满激情的年代，想着那些已经走远的人们。

——谢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想起一九七〇年的冬天》与《六月 我们看海去》《饮九月初九的酒》构成潘洗尘的三驾金色马车，奔驰于中国诗歌的原野上，他乘着他的马车，感受远行的艰辛、痛苦和快乐！

——张同吾

洗尘是与众不同的人，是重情重义的人，是为风格接风的人，是为尘世洗尘的人。从某种精神层面上说，洗尘或许是这个时代拿来向历史交差或顶账的角色。

——李松涛

有一只孤独的山羊，它曾跳跃着奔向六月的海，而它的心终于在九月初九饮酒日莫名地归来。在漫山遍野的新羊群中，疲惫的它甚至早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小小头羊，但它似乎总是心猿意马，不时地朝天空扬起那双失去对手的弯角。在它忧郁回望的目光中……映出当年的伙伴……身边的幼崽……还有明天的草原……还有无边的瘟疫……它，就是潘洗尘。

——徐敬亚

洗尘成名太早，何况80年代我们曾经多么渴望盛名！在所有的往事渐渐模糊的时候，我依然还能一下子回忆起他诗歌的面孔——风尘仆仆却活力四射，风风火火却不失自我。因为洗尘用他的独立话语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独有气质，是对个体生命的敏锐与自由精神世界的自觉维护，所以他才唤醒了一代人的心灵，使我们跟随着他义无反顾地奔赴理想。

——李轻松

潘洗尘并不能代表80年代，但他让我想起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永不复返的诗潮激荡的年代。

——苏历铭

诗人举笔逆向切入，一扫旧风，将离别写成直面人生的精神觉醒，不止格调高尚，也算是另辟新径了。写情绪反差而没有露出反差的痕迹，诗人在情绪的把握上是独具特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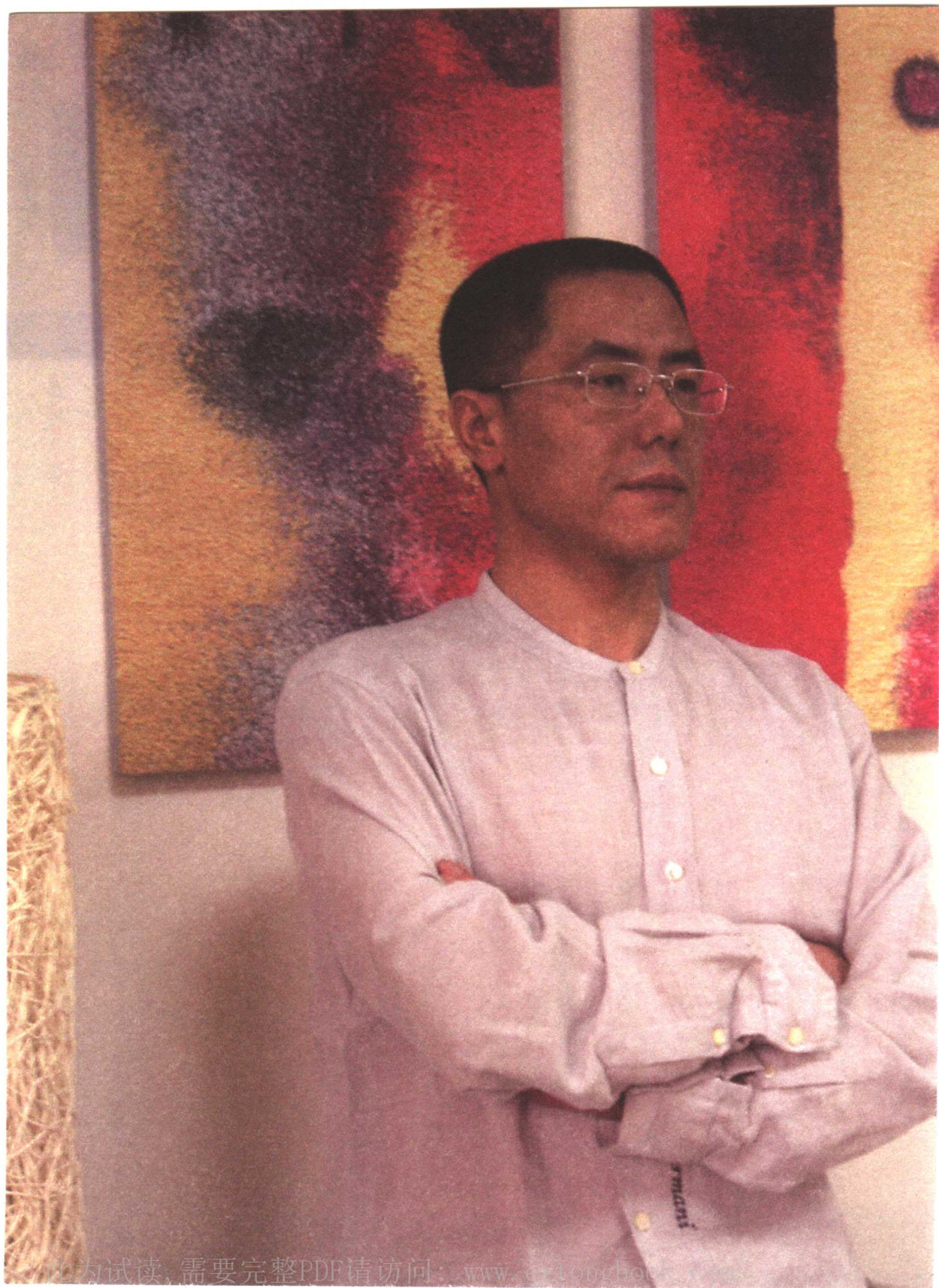
——梁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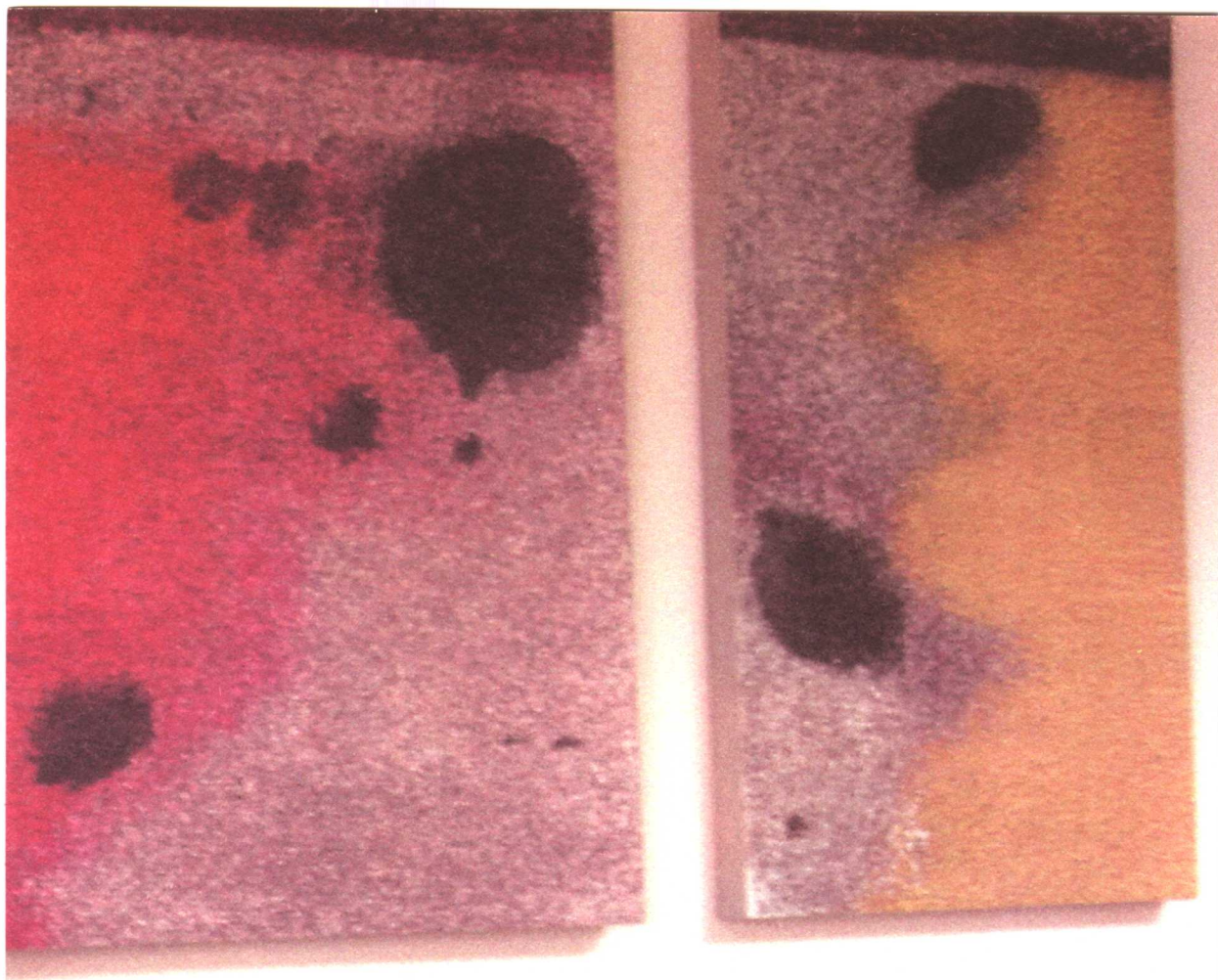
洗尘并非是他自己的，也不仅是为朋友的，而是为了诗歌这个文明的孩子。诗歌，这也是他的一个情结，终其一生，恐怕也挥不去了。

——桑克

当财神与爱神合谋，并以咄咄逼人之势袭向美神与诗神的时候，试想，国人中若再有三五位洗尘，诗坛又当怎样？

——谢文利





剩一双眼睛 凝视黑夜 留一颗心 抚摸诗歌



徐氏

徐氏

徐氏

徐氏

徐氏

徐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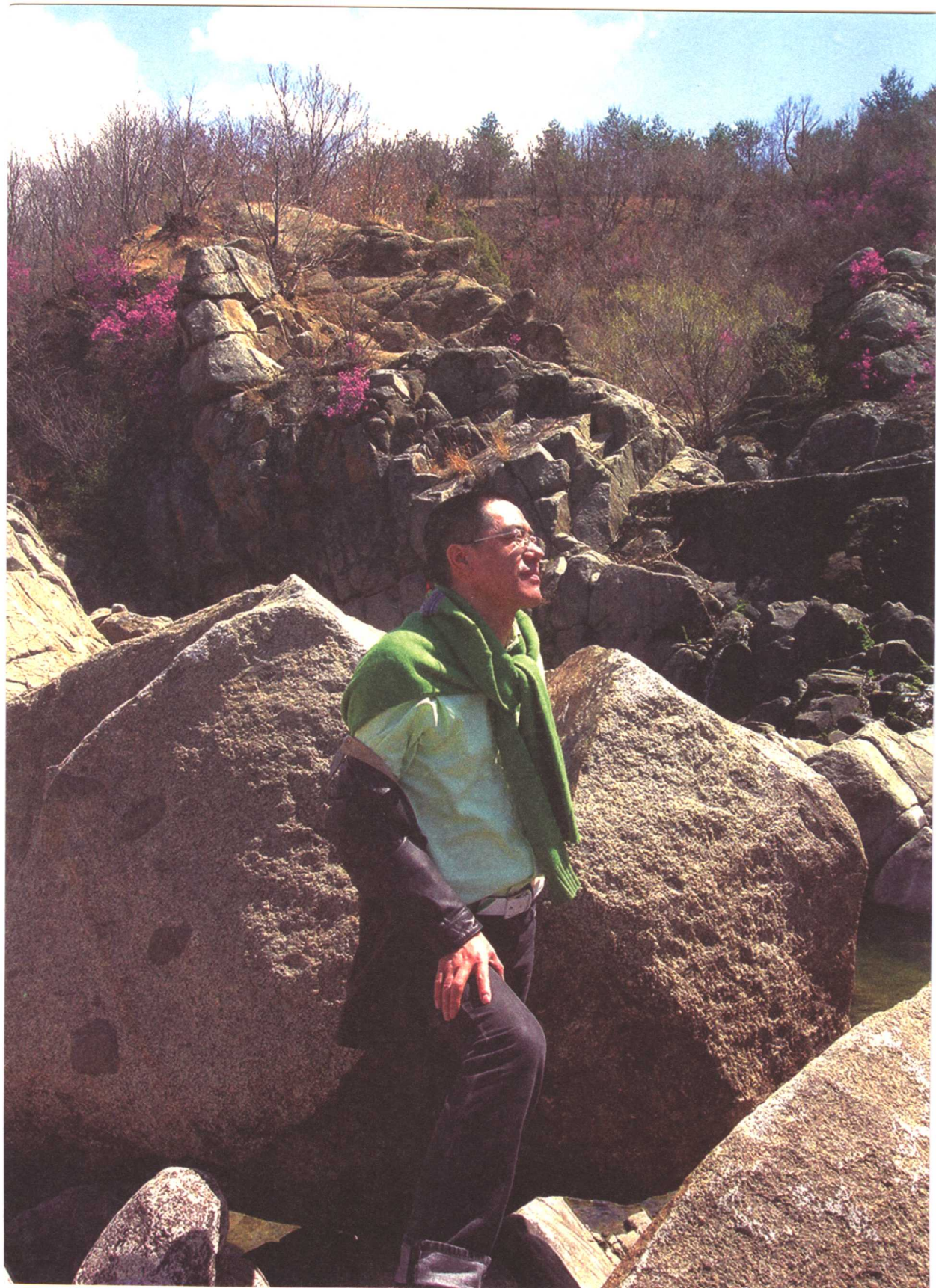
徐氏

徐氏

徐氏

徐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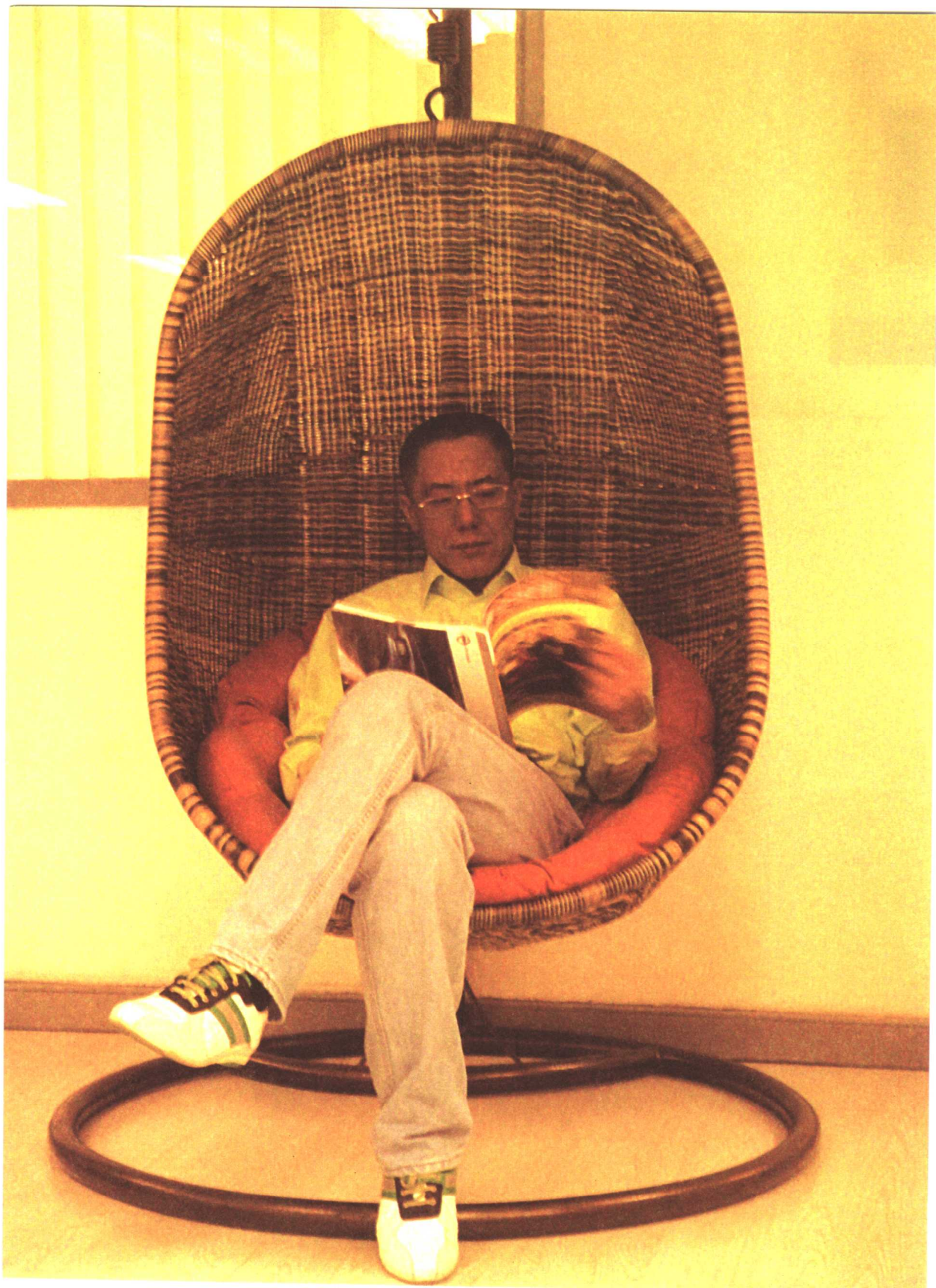
徐氏



理想1970年的冬天

1970年的冬天 我是一枚被风吹走的小部
伴着粗布的书卷上学堂
西窗青草屋 一块打麦场
一簇你念心通
加绒裤脚穿满墙
冰的一排雪水 冰的一排干粮
靠暖炉 我取暖
老师写 泪汪汪

眼里的泪水 早就映红了学堂
天一亮就闻 大雪识几篇
转眼暮年时 你却从梦里醒来
马儿在雪地里行



激情年代的怀念

——为潘洗尘序

谢冕

我在多个场合都表达过我对20世纪80年代的敬意与怀念。伟大的80年代已经属于历史，但历史是那样地令我们倾心而难忘。在80年代的文艺复兴中，诗歌是先行者。那时的诗歌以及整个的文学艺术所表达的是一种洋溢着浪漫情怀的理想精神。对“文革”动乱的批判与反思，对现代迷信的质疑与反叛，对开放时代的期待与追求，还有，更为重要的，是逐步摆脱政治教条与艺术教条之后的变革既有艺术秩序的实验与实践。

当年，崛起的诗潮以众多有才能的青年诗人的参与，而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天空留下了灿烂的光环。这些艺术革新的先行者，以挑战的姿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与艺术惰性，面对来自政治批判的压力，进行了艰难的抗争。新诗潮是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第一只报春燕。因为有它突围的胜利，终于全面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划时代的大变革。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认识了最初一批站在新诗潮潮头的人们，包括那些在校园里推波助澜的校园诗人们。他们很快都成了我的朋友，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是艺术理想的一致，使我们成了忘年之交。在这些人中就有潘洗尘以及苏历铭在《关于潘洗尘出版诗集要说的话》中列举的那些名字。他们都是我的年轻的朋友，我和他们或多或少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岁月已经无声地走过了二十多年，我想起这些事，这些人，仿佛一切都是昨天。

潘洗尘在80年代很活跃，他的诗歌实践在同代人中具有代表性，而且在校园诗人中还是个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组织者。潘洗尘为诗不求数量，但诗的质地坚实饱满，在艺术上和那个时代的诗风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在思想内涵上几乎每一首诗都保留了强烈的时代精神。收在这本集子里的第一首诗《六月 我们看海去》，就是这样一首具有典型性的诗作。看海代表一种愿望。在那个时代是一种追求和渴望

自由的象征。海是在遥远的远方，看海需要跨越广漠的大陆，要经历艰难的跋涉。这就出现了本诗开宗明义的经典性的句子——

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

这诗句充盈上一个世纪80年代那种浪漫主义的理想精神。“我们是一群东奔西闯狂妄自信的哥伦布啊，我们相信自己的脚步就像相信天空”。寻找新大陆，用自己的自信而坚实的脚印，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绚丽。那种对未来的热烈憧憬，那种满怀信心的等待和争取，都激起我们对于伟大的80年代的深情怀念。那时他还有关于土地和爱情的歌唱，都一样地充满这种期待和追求。

激情年代已经远去，物质生活的丰裕诱使人们远离精神的家园。潘洗尘感到了时代的这种变迁，他甚至感到了自己的“落伍”。“我注定是一个可能已日益显得落伍的80年代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落寞的歌者。也许，仅从商业的立场和我目前的生活形态看，我还引领着时代或至少被时代引领着往前走，但从精神的立场看，我也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时代的弃儿了。”^①生活是在不停步地往前走着，但生活有时会不应丢失的丢失在前进的路上。对此，诗人不免有些怅惘。

但生活催人成熟。事隔十年之后，我们再读他的作品，虽然热情依然，但生活的风霜却把当年的热血青年磨炼成沉稳的男人。90年代他的诗风转向素朴，素朴如同那广袤的黑土地。如下的诗句摘自他的《朴素的黑土地》——

冬天是一间暖暖的小屋/人们互道平安 六畜兴旺

我祈求你 再一次以劳作和收获的方式/给我一份真实的快乐 真实的忧伤 以及一份/真真切切活着的感觉

这些诗句展示的是去掉幻觉之后的真实的人生。不雕饰，也不虚夸，是平常人过家的样子。潘洗尘说过，“想用坚实的物质光芒去融入日益缺少质地感和过分时装化的诗歌”。^②他的努力业已奏效。抛却浮华，面对实在的生活，这正是成熟人生的标志。

在另一首题为《归乡》的诗中，他也有类似的句子：“拥有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或是实实在在的痛苦是一种多么深刻的理想。”和以往相比，这理想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在的和深刻的。他已经厌倦那种世俗的客套和虚伪，他追求真实的人际关系。他甚至不想和熟人说话：他“只想和陌生人说话”^③，为的是追求一种摆脱了俗套的真实。诗人说：“我曾目睹过许多所谓的快乐，其实，快乐有时是一种浅薄。”那种挂在口头上的快乐不是真快乐，真快乐是真实的人生，只有真实的才是深刻的。

我读着潘洗尘的诗，想着那已经失去的日子，想着那令人难忘的充满激情的年代，想着那些已经走远的人们。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生活在变化，人的处境也在变化，但诗人的青春依旧，诗人对于世界的关怀依旧。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依然听到了诗人一如当年的心跳。读到潘洗尘的《谁也不能将我们和春天隔离》

如果不是我们曾总是肆无忌惮地抡起残暴的斧头/如果不是我们曾总是穷凶极恶地扣动罪恶的扳机/如果不是我们曾总是厚颜无耻地/弄脏这个原本纯净如水的世界/也许SARS的阴霾/就永远无法/遮蔽这明媚的春光

真的有一种感动，有一种欣慰。诗人的心永远年轻，永远和我们一起跳动。

2005年4月13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2002年与评论家、诗人谢犯、叶廷滨、林莽、西川等在绍兴参加诗刊社中国新诗发展研讨会

①潘洗尘：《从我的“天问”出发去内心的天堂赴一场盛宴》。见《星星》2002年8月。

②同注①。

③有一首诗，题目就叫《只想和陌生人说话》。

在选择与被选择之间远行

张同吾

潘洗尘的诗名早已远播，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名字，那是一种涤荡尘俗的超脱和超脱尘俗的雅净。我同洗尘相晤相识很晚，2000年仲秋，举行“第一届东北地区诗歌报刊联谊会暨北戴河天问诗歌笔会”，我与他在海滩漫步随意闲谈，方有机缘近距离感知他的气质和神采。正值盛年，满腹才情，何况又有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经历，往往会踌躇满志、气宇轩昂，而他却很平朴，或许是把喷薄的才思留给了岁月，或许是把激越的心志包藏于内心，或许是增添了沧海沉浮的成熟，或许是深化了人生磨砺的感悟，他显得深邃而沉静，同时我也感觉到诗的火焰仍在他胸中燃烧。

洗尘的又一部诗集《一生不可自决》即将问世，相约为序，他急匆匆寄来书稿，我急匆匆地阅读，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窥探到他的诗歌世界。这是他的一部诗选集，从1983年他的成名作《六月 我们看海去》到2004年的《只想和陌生人说话》《冻僵者》《遥想一九七〇年的冬天》，跨越了二十二年的时间跨度，我们既能清晰地窥见他的诗心依旧诗情隽永，又能鲜明地感觉到他的精神天地不断拓展和人生理念不断深化。或者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情思和理想主义情怀共同谱写了他的诗歌美学的基调，而生命意识和人性光辉共同凝筑了他的诗歌美学的魂骨。洗尘的青春年华与诗歌才华一起绽放，仿佛是命运之神为他铺就了一块彩石，让他从这里出发走向辽远。十九岁的少男少女们每一根毛孔都浸透着诗情，每一次心跳都含着诗意的向往。洗尘于十九岁创作了《六月 我们看海去》，在五彩缤纷的意象群落里，在不可按捺的激情喷发中，处处弥漫着青春气息，处处跳动着青春旋律，他出神入化地描绘出青春的心理图像：“常常我们登上阳台眺望远方也把六月眺望 / 风撩起我们的长发像一曲《蓝色的多瑙河》飘飘荡荡 / 我们我们我们相信自己的脚步就像相信天空啊 / 尽管生在北方的田野影集里也要有大海的喧响。”是的，大海就是远方，大海就是希望，大海在心里也在梦中，大海是理念也是象征，他精巧地捕捉并且灵妙地

表现出青春期的情绪特征，便使这首诗富有隽永的艺术魅力，这便是时隔十七年之后被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本质缘由了。

洗尘于1986年创作了《七月 我们冲浪》，可视为《六月 我们看海去》的姊妹篇，如果说“六月”更多是飘逸的情思和浪漫的遐想，那么“七月”则隐约增添了生命的干练和投入的激情，表明他已从单纯走向了丰富：“我们的渴望太多太多/心 曾躲进积满雨水的小巷/而岁月 一片片沿着瞳孔剥落/我们想哭 可泪水/毕竟难以表达男人的忧伤。”青春期心理递嬗的标志，是淡化了行为盲动性，而强化了理性与自持：“让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伤都来吧/只要把瞳孔撒向大海/思绪就会随着白鸥远翔。”洗尘的神奇之处，在于他在激荡的青春期里飞速地走向成熟和凝重，使他多了对人生的冷峻思考。他理解世间万物的诞生和死亡，乃至宇宙行星的运行，“一切都只是一个过程”，荣与辱、祸与福、时间与空间、限制与自由、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已知与未知，乃至选择与被选择，既有规律可循，又蕴含着无穷奥秘。于是他认识到许多过程“没有起点 也没有终点/昨天只有父辈留下来的路标/也就在这条路上/我无数次地感知 历史”，然而，重要的是拥有自主意识，重要的是时时不能忘记“我们正穿越理想的黑洞/要抵达在黄昏到来之前”，并且相信“夜愈深 愈是曙光在前”（《越过终点》）。1986年对于洗尘十分重要，尽管他仅仅二十二岁，却强化了空灵的哲思，使他的诗既有抽象的具体，又有具体的抽象，涵容着深邃的历史感和神秘的时空感：“隔窗听夜/欲寻飞絮何处/梦里有熟悉的足音/踏碎明末清初”（《期待》）；“举起酒杯/划亮火柴/由远及近之后/便是由近及远/只有欲望永恒/死亡开始就开始诞生/四季不停地更替/初春紧挨着深冬/就像我们走向两极/却看到同样的风景”（《距离》）；“我突然意识到 我并没有倒下/而是道路站了起来 我把头/深深地砸向了天空”（《历程》）。这些独特的感觉和深刻的认知，都源于更深层的哲学思考，让我们从诗人的诗化感觉中，去窥探和理解生命世界的恢奥。

美国诗人康拉德·艾肯在《诗与现代人的心灵》一文中写道：“诗常与人的努力并驾齐驱，去扩展他意识的外界或内心的地平线。诗往往最富伸缩性，最富包容